

清平山堂话本

〔明〕洪楫编
谭正璧校点



封面题签 余水龙

清平山堂话本

[明]洪 楸 编

谭正璧 校点

(原古典文学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句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 字数 246,000

1957年4月第1版 1987年2月新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

统一书号: 10186·703 定价: 2.15 元

出版说明

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代说唱文学的成果，确立了白话小说这一崭新文体，形成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风格，为后世通俗小说的繁荣开启了先路。当时话本的数量很多，仅据《醉翁谈录》所著述，就不下百余种，但大多散佚。现存世的《清平山堂话本》，是较早期而有影响的一种话本集，所以弥觉珍贵。

《清平山堂话本》源自明刊《六十家小说》，原有六集：《雨窗集》、《长灯集》、《随航集》、《欹枕集》、《解闲集》、《醒梦集》。每集分上下卷，每卷收五篇小说。原刊者洪楹，字子美，明嘉靖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仕至詹事府主簿。清平山堂是他的斋名，其所刻书版心大都镌有「清平山堂」字。《六十家小说》完本今已不传。解放前北京古今小品书籍会曾影印出版了保存在日本内阁文库的十五篇，马廉平妖堂影印出版了《雨窗》、《欹枕》二集的残本十二篇，此外，阿英先生还发现了其中《翡翠轩》和《梅杏争春》二篇的断简零墨，总计二十九篇。马廉因其内容以话本系统小说居多，故在二种影印本前始冠以《清平山堂话本》之名。

本书所收大半为宋元时代作品，至晚也作于明嘉靖之前。其内容明显地反映了市民的生活状况、思想意识和欣赏情趣。城市现实生活的题材增多，市民阶层的「小人物」纷纷成为作品的主角，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优秀的作品对封建吏治的黑暗腐败有所揭露。《简贴和尚》写和尚洪某利用官府

昏庸颓废以售其奸，设圈套骗娶有夫之妇。《错认尸》中的安抚相公黄正大，也是为人奸狡、贪酷滥刑的昏官。有的作品反映了妇女对封建伦理的蔑视和对自由的向往。《快嘴李翠莲记》中女主人公李翠莲「口快如刀」，结婚不过三天，她「打先生，骂媒人，触夫主，毁公婆」，与封建社会对妇女「三从四德」的要求大相径庭。有的作品虽取材于历史而加以敷演，但主题较为深刻。如《张子房慕道记》中张良的对白一再强调「我王无事斩贤才」、「我王无正道」、「君王失政损忠良」，可看作是对封建帝王寡恩滥杀暴行的指斥。为了迎合市民听众的口味，宋元话本中有不少写灵怪神仙或男女风情的作品，本书也不例外。这些作品虽然情节离奇曲折，但宣扬了封建道德、因果报应和不健康生活情趣，境界、格调不高，使全书瑕瑜互见，读者当能细加甄别。

从艺术角度看，本书不少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还是有血有肉、富于个性的。多数作品情节丰富曲折，引人入胜。书中大量使用了谚言、俗语等群众性的通俗语言，显得生动活泼，增强了作品的生气。然而，由于本书是早期的话本小说集，作品基本上未经刻书人和其他文人的修改润饰，从结构到文字，还不免有些粗糙笨拙。至于误文夺字，更是随处可见。这与此为蓝本而改编的「三言」（冯梦龙编纂）中有关篇章相比较，显有文野之分。但《清平山堂话本》保存了话本小说的原始形态和风格，这是很有意义与价值的。

本书由谭正璧先生据前述两种影印本校点，一九五七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出版。马廉《清平山堂话本序目》、《影印天一阁旧藏〈雨窗〉〈欹枕〉集序》、阿英《记嘉靖〈翡翠轩〉及〈梅杏争春〉》等三篇

文章，对于了解本书大有裨益，均收作附录。此书现在流传绝少，为应研究者急需，我们利用旧纸型，纠正了一些文字标点等方面的讹误，予以重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四月

校点凡例

一、明洪楨清平山堂所刊話本，共有六集。六集的名稱，是：雨窗集，長灯集，隨航集，欵枕集，解開集，醒夢集。每集各分上、下卷，每卷各收話本五篇，總計共有話本六十篇，所以總名又叫做六十家小說。全書除日本內閣文庫所藏十五篇（北京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有影印本）與阿英先生所發現的殘本二篇（翡翠軒與梅杏爭春）外，現在僅雨窗、欵枕二集的殘本十二篇，經馬廉平妖堂影印而流傳于世。日本藏本分為三冊，每冊亦各為五篇，與雨窗、欵枕集每卷篇數正相同，可決其亦必為六集之殘本。本書即據兩種原影印本（文學古籍刊行社重影印本，有修改，不據）校点排印。

二、兩種影印本的詳細來歷，見馬廉序目及序中，茲不復贅。但在雨窗、欵枕集序末所云「洪氏原刻話本的時候沒有總名」及「說不定是范東明先生（天一閣主人）親自題的」諸說，實不甚確。想因馬氏影印此書時，尚不知有六十家小說及六集之名的緣故。兩書泰半為宋元時代作品，至晚亦作于明嘉靖之前，大都一仍傳鈔原文，未經刻書者任意修改，所以篇中誤文奪字，到處都是，遠不如明末諸選本所選入的通順可讀。但由此却保存了話本的原始形態和原始風格，并使我們可以看到它們，更由此而了解所以造成此種情況的原因，却是極有意義與價值的。因此，本校點本均直錄原文，不增損改易一字。所校出之誤文奪字，以及與後來諸選本文字不同之處，均另出校，附于每篇之后。

三、本書前十五篇中，見于後來其他選本的共七篇，計古今小說三篇，簡貼和尚陳巡檢梅嶺失妻記、五戒禪師私紅蓮記；警世通言兩篇，為風月瑞仙亭、別頭鴛鴦會；凌濛初拍案驚奇一篇，為陰騭積善；國色天香一篇，為風月相思（此篇尚有明熊龍峯刊單行本）。雨窗、欵枕二集共殘存十二篇，

計：雨窗集卷上五篇，欵枕集卷上殘存的二篇，卷下五篇。其中曾為後來馮夢龍選入古今小說的共四篇，為戒指兒記，羊角哀死戰荊軻，死生交范張雞黍，李元吳江救朱蛇；選入警世通言的共只一篇，為錯認屍。其中兩篇原缺開首，一篇缺結尾，一篇首尾俱缺，今皆得據馮氏選本补足。但選本文字已經經過修改，不同原文，所以僅錄于校內，不併入正文，以免混淆。此外，尚有老馮唐直諫漢文帝一篇，亦缺開首，惜未見他書選錄，无从校補，仍存殘文。

四、各篇中人名地名，見于古代典籍的，如有誤謬，悉據古代典籍改正，附入校中。原為缺文或墨丁，以及印刷模糊，不能辨別之處，亦皆在校中著明；其可臆測為何字者，并著明當作或疑是某字，以俟再考。其誤文奪字，以及顛詞倒句，可以臆斷改正者，亦皆在校中著明；不可者僅出校而不作改正。此外，經後來各選本修改之處，亦逐一出校說明，以資比較，而兼藉此以正誤奪。

五、馮氏清平山堂話本序目及影印天一閣旧藏雨窗、欵枕集序兩文，于原書本來面目，待書經過并書本淵源，考述甚詳，對于閱讀、研究，都極有用，故全附錄于卷末。

六、本書原擬附入阿英先生所得殘文二篇，嗣因借鈔不便，即鈔出亦僅為斷簡零墨，不易研讀，反不如阿英先生所寫記嘉靖本翡翠軒及梅杏爭春一文，能窺悉大意，洞見本原，較為有用。因亦由阿英先生小說閒話中鈔出，附錄于前十五篇之后。

七、校点如有錯誤，希讀者隨時見示，以便于重版時修正。

清平山堂話本目錄

校点凡例

話本卷一……………一四

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一) 簡貼和尚(六) 西湖三塔記(三) 合同文字記(三) 風月

瑞仙亭(三八)

話本卷二……………四九—二四

藍橋記(四) 快嘴李翠蓮記(三) 洛陽三怪記(六) 風月相思(九) 張子房慕道

記(一〇)

話本卷三……………二五—二六

陰陽積善(二五) 陳巡檢梅嶺失妻記(三) 五戒禪師私紅蓮記(二六) 刎頸鴛鴦會(二四)

楊溫攔路虎傳(二六)

附錄一 清平山堂話本序目……………(馬廉)……………一六

附錄二 記嘉靖翡翠軒及梅杏爭春……………(阿英)……………一八

兩箇集

.....一九三—二七一

上 花灯嬌蓮女成佛記(二九三)

曹伯明錯勘賊記(二〇六)

錯認屍(三三)

董永遇仙傳(三三五)

戒指兒記(原存十三叶，一至十三)(三四)

下 (佚)

欹枕集

.....二七一—三四

上 羊角哀死战荆軻(原存三叶，四至六)(三三)

死生交范張鷄黍(原存四叶，四至七)(三八〇)

(余佚)

下 老馮唐直諫漢武帝(原首叶缺)(三六九)

漢李廣世号飛將軍(三六八)

夔关姚下弔諸葛(三四)

醫川蕭琛貶霸王(三三)

李元吳江救朱蛇(原存八叶，一至八)(三四)

附錄 影印天一閣旧藏雨窗欹枕集序

.....(馬廉).....

清平山堂話本卷一

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一〕

入話：

誰家柔〔二〕女勝姮娥，行速〔三〕香塔体态多：

兩朵桃花焙曉日，一雙星眼轉秋波；

釵从髮畔飛金鳳，柳傍眉間鎖翠娥〔四〕。

萬種風流覩不尽，馬行十步九蹉跎。

這首詩是柳耆卿題美人詩。

當時是宋神宗朝間，東京有一才子，天下聞名，姓柳，双名耆卿，排行第七，人皆称为「柳七官人」。年方二十五歲，生得丰姿洒落，人材出眾。吟詩作賦，琴棋書畫，品竹調絲，无所不通。專愛在花街柳巷，多少名妓欢喜他。在京師与三个出名上〔五〕行首打暖：一个喚做陈师师，一个喚做趙香香，一个喚做徐冬冬。

这三个頂老陪錢，爭养着那柳七官人。三个愛这柳七官人，曾作一首詞兒为証。其詞云：

师师媚容豔質，香香与我情多，冬冬与我煞脾和，独自窩盤三个。撰字蒼王未肯，权將「好」

字停那。如今意下待如何？『姦』字中間着我。

这柳七官人在三个行首家閑耍无事，一日，做一篇歌头曲尾。歌曰：

十里荷花九里紅，中間一朵白松松〔六〕。

白蓮則好摸〔七〕藕吃，紅蓮則好結蓮蓬。

結蓮蓬，結蓮蓬，蓮蓬好吃藕玲瓏。开花須結子，也是一場空。一時乘酒興，空肚里吃三鍾。

番〔八〕身落水尋不見，則听得采蓮船上，鼓打扑簌簌。

柳七官人一日攜僕到金陵城外，翫江樓上，獨自个翫賞，吃得大醉，命僕取筆，作一只詞，詞寄虞美人，乃寫于樓中白粉壁上。其詞曰：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由〔九〕

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都〔三〕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柳七官人詞罢，擲筆于樓，拂袖而返京都。

这柳耆卿詩詞文采，压于才士。因此近侍官僚喜敬者，多举孝廉，保奏耆卿为江浙路管下余杭縣宰。柳耆卿乃辭謝官僚，別了三个行首，各各餞別而不忍捨，遂別親朋，將帶僕人，攜琴、劍、書箱，迤邐在路。不一日，來到余杭縣上任。端的为官清政，詔簡詞清。

过了兩月，用己財起造一樓于官塘水次，做金陵之樓，題之〔二〕額，曰『翫江樓』，以自取乐。本处有一美丽歌妓，姓周，小字月仙，柳七官人每召至樓上歌唱祇应。柳縣宰見月仙果然生得：

云鬢輕梳蟬翼，娥眉巧画春山。朱唇注一顆天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花生媚臉，冰剪明眸；意态妖嬈，精神豔冶。豈特余杭之絕色，尤勝都下之名花。

當日酒散，柳縣宰看了月仙，春心蕩漾，以言挑之。月仙再三拒而弗从而去。柳七官人交人打听，元來這周月仙自有個黃員外，情密甚好。其黃員外宅，與月仙家離古渡一里有余，因此每夜用船來往。

菅卿備知其事，乃密召其舟人至，分付交伊：『夜間船內強姦月仙，可來回復，自有重賞。』其舟人領台旨去了。

却說周月仙，一日晚，独自下船，欲往黃員外宅去。月色朗朗，船行半路，舟人將船攬于無人烟處，走入船內，不問事由，向前將月仙摟抱在倉中，逼着定要云雨。周月仙料難脫身，不得已而從之。與舟人云收雨散，月仙惆悵，而作詩歌之：

自恨身為妓，
遭淫不敢言。

羞归明月渡，
懶上載花船。

是夜周月仙被舟人淫勾，不敢明言，乃往黃員外家，至曉回家。

其舟人已自回復柳縣宰。縣宰設計，乃排宴于甌江樓上，令人召周月仙歌唱，却乃預令舟人，假作客官預坐。酒半酣，柳縣宰乃歌周月仙所作之詩，曰：

自恨身為妓，
遭淫不敢言。

羞归明月渡，懶上載花船。

柳耆卿歌詩畢，周月仙惶愧，羞慚滿面，安身无地，低首不語。耆卿命舟人退去。月仙向前跪拜，告曰：『相公恕賤人之罪，望憐而惜之！妾今愿为侍婢，以奉相公，心无二也！』

当日，月仙遂与耆卿欢洽。耆卿大喜，而作詩曰：

佳人不自奉耆卿，却駕孤舟犯夜行。

殘月曉風楊柳弄，肯教辜負此時情！

詩畢，月仙拜謝耆卿而回。自此，日夕常侍耆卿之側，与之欢悅无怠。

忽一日，耆卿酒醉，命月仙取紙筆，作一詞。詞寄浪里來。詞曰：

柳解元使了計策，周月仙中了机扣（元）。我交那打魚人准备了釣鰲鈎。你是惺惺人，算來出不得文人手。姐姐，免勞慚皺，我將那点鋼鍬掘倒了翫江樓。

柳七官人寫罢，付与周月仙。月仙謝了，自回。

这柳縣宰在任三年，周月仙慇懃奉从，兩情篤愛。却恨任滿回京，与周月仙相別，自回京都。到今風月江湖上，万古漁樵作話文。

有詩曰：

一別知心兩地愁，任他月下翫江樓。

來年此日知何处？

遙指白云天际头。

又詩曰：

耆卿有意恋月仙，清歌妙舞乐怡然。

兩下相思不相見，知他相会是何年？

校：

〔一〕本篇疑即宝文堂分类書目著錄的柳耆卿記，亦即明刊繡谷春容及燕居筆記的柳耆卿玩江樓記，亦即明刊萬錦情林及清人重刊燕居筆記的玩江樓記。以上四種皆為話本，惜傳本少見，一时无从比勘。元戴善夫與楊景言各有與本篇同名（僅少一『記』字）的雜劇，就遺曲看來，可見內容是相同的，本篇中的浪里來詞一首，即就遺曲浪里來煞改作而成。又，永樂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八十戲文十六，還有與本篇同名的戲文（也只少一『記』字），內容亦不會與之相遠。我頗疑本篇就是依據雜劇寫的。古今小說第十二卷眾名妓春風吊柳七，敘柳耆卿與謝玉英的戀愛故事，中間亦寫到周月仙。但把計賺月仙的事屬之富人劉二員外，而月仙的愛人則為窮人黃秀才，耆卿不但沒有糟塌月仙，反而抑強扶弱，出錢替月仙除了樂籍，使與黃秀才成為夫婦。這當然依據了本篇改作的，但這一改却改得很好。因為如本篇所寫，決不像是為一般妓女所傾心的風流才子所做的事。古今小說綠天館主人的序里，稱翫江樓『鄙俚淺薄』，可見他是不滿本篇而有意改寫的。

〔二〕應作『弱』字。〔三〕此字疑有誤。〔四〕應作『蛾』字。〔五〕『上』下疑脫一『等』字或『廳』字。〔六〕應作『鬆鬆』。〔七〕『摸』字之誤。〔八〕應作『翻』字。〔九〕應作『猶』字。〔一〇〕一作『還』字。〔一一〕此『之』字疑衍文。〔一二〕應作『蛾』字。〔一三〕疑當作『之』。〔一四〕通作『餘』字。〔一五〕通作『教』字。〔一六〕當作『船』字。〔一七〕疑乃『岸』字之誤。〔一八〕通作『殼』字。

簡貼和尚〔一〕（亦名胡姑姑，又名錯下書）

公案傳奇

入話——鷓鴣天〔二〕：

白苧千袍〔三〕入嫩涼。春蚕食叶响長廊。禹門已準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 鷓北海，鳳朝陽，又攜書劍路茫茫。明年〔四〕此日青〔五〕云去，却喚人間舉子忙。

大國長安〔六〕一座縣，喚做咸陽縣，离長安四十五里。一个官人，复姓宇文，名綬，离了咸陽縣，來長安赴〔七〕試，一連三番試不过〔八〕。有个渾家王氏，見丈夫試不中歸來，把复姓为題，做〔九〕个詞兒，專說〔一〇〕丈夫試不中〔一一〕，名喚做望江南；詞道是：

公孫恨，端木筆俱收。枉念歌館經數載〔一二〕，尋思徒記万余秋〔一三〕，拓拔淚交流。 村僕固〔一四〕，

悶独駕孤舟〔一五〕。不望手勾龍虎榜，慕容顏老〔一六〕一齐休，甘分守閭丘。

那王氏意不尽，看着丈夫，又做四句詩兒：

良人得得〔一七〕負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君面从今羞妾面，此番归后夜間來。

宇文解元从此發忿〔一八〕道：『試不中，定是不归〔一九〕！』到得來年，一舉成名了，只在長安住，不〔二〇〕归去。渾家王氏見这丈夫不归，理會得道：『我會做〔二一〕詩嘲他，可知道不归。』修一封書，叫当直王

吉來：『你與我將這封書去四十五里，把與官人！』書中前面略敘寒暄，後面做真詞兒，各做兩椰子；詞道是〔三〕：

鵲喜噪晨樹，燈開半夜花。果然音信到天涯，報道玉郎登第出京華。 旧恨消眉黛，新歡上臉霞。 從前都是誤疑他，將謂經年狂蕩不歸家。

去這詞后面，又寫四句詩道：

長安此去無多地， 鬱鬱葱葱佳氣浮。

良人得意正年少， 今夜醉眠何處樓？

宇文綬接得書，展開看，讀了詞，看罷詩，道：『你前回做詩，教我从今歸後夜間來，我今試过〔三〕了，却要我回。』就旅邸中，取出文房四寶，做了只曲兒，喚做踏沙行〔三〕：

足躡云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掛登科記。馬前喝道『狀元來！』金鞍玉勒成行綴。 宴罷歸來，恣遊花市，此時方顯平生志。修書速報鳳樓人，這回好個風流婿！

做畢這詞，取張花箋，摺疊成書。待要寫了付與渾家，正研墨，覺得手重，惹番硯水滴兒，打湿了紙。再把一張紙摺疊了，寫成〔三〕封家書，付與當直王吉，教分付家中孺人：『我今在長安試过〔三〕了，到夜了歸來。急去傳語〔三〕孺人：不到夜，我不歸來！』王吉接得書，唱了喏，四十五里田地，直到家中。

話里且說宇文綬發了這封家書，當日天色〔三〕晚，客店中無甚底〔三〕事，便去睡。方才朦朧睡着，夢

見归去，到咸陽縣家中，見当直王吉在門前，一壁脫下草鞋洗脚。宇文綬問道：「王吉，你早归了？」再四問他，不应。宇文綬焦噪，抬起头來看时，見渾家王氏把着蠟燭，入去房里。宇文綬趕上來叫：「孺人，我归了！」渾家不采。他又說兩声，渾家又不采。

宇文綬不知身是夢里，随渾家入房去，看这王氏时，放燭灯在卓子上，取早間一封書，头上取下金篋兒一剔，剔开封皮看时，却是一幅白紙。渾家底笑，就燭下把起筆來，就白紙上寫了四句詩：

碧紗窗下啓緘封，一紙从头徹底空。

知尔欲归情意切，相思尽在不言中。

寫畢，換个封皮，再來封了。那妇女把金篋兒去剔那蠟燭灯，一剔剔在宇文綬斂上，吃一驚，撒然睡覺，却在客店里床上睡，灯犹未滅。卓子上看时，果然錯封了一幅白紙归去，着一幅紙寫这四句詩。到得明日，早飯后，王吉把那封書來，折開看时，里面寫着四句詩，便是夜來夢里見那渾家做底一般，当便安排行李，即時归家去。这便喚做「錯封書」。

下來說底便是「錯下書」。有个官人，夫妻兩口兒正在家坐地，一个人送封簡帖兒來，与他渾家。只因这封簡帖兒，变出一本蹊蹊作怪底小說來。正是：

塵隨馬足何年尽？事繫人心早晚休。

淡画眉兒斜插梳，不忺拈弄綉工夫。云窗霧閣深深处，靜拂云箋学草書。多豔丽，